

从现代化角度论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

刘书增

(邯郸学院 历史系, 湖北 邯郸 056000)

摘要: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问题是我国史学界分歧较大的一个问题。以往对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彻底性问题的探讨,大多是从革命的形式、革命摧毁封建主义的程度以及革命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作用等方面进行探讨。从现代化的角度探讨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问题,通过分析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后政治、经济和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认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较法国更为彻底。从现代化的角度探讨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保守与彻底,可以帮助我们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得到启示,更好地为社会转型积极地创造条件。

关键词: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现代化;社会转型;彻底性

中图分类号:K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1-0181-04

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问题,在高校的历史教学中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我国史学界分歧较大的一个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史学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最近关于这一问题涉及较少^①。以往对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彻底性的讨论,大多数是从革命的形式、革命摧毁封建主义的程度以及革命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作用等方面进行探讨。本文试图从现代化的角度探讨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问题,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及什么样的革命或者改革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从现代化的角度探讨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保守与彻底,可以帮助我们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得到启示,更好地为社会转型积极地创造条件。

关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问题,我国史学界基本上有两种观点。

传统的观点认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联盟,采取了宗教斗争的方式,在政治上保留了君主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联合专政,经济上保留了大地产权,还保留了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义务,因而,英国革命是保守的、不彻底的;而法国革命中资产阶级与人民结成联盟,不是披着宗教外衣,而是在公开的政治战线上进行斗争,在政治上推翻了封建专制,建立了共和国,在经济上彻底摧毁了封建制度存在的基础,以民主的方式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法国革命是一次比较彻底、比较民主的资产阶级革命^[1]。

第二种观点认为,衡量资产阶级革命“保守”与“彻底”的标准,主要是看摧毁封建主义的程度及对资

^① 金重远:《论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保守”与“彻底”》,《复旦学报》,1981年第4期;《法国大革命和土地问题的解决——兼论其对法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史学集刊》,1988年第4期;《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中土地问题的对比研究》,《史林》,1990年第3期;管佩韦:《也论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保守和彻底”——与金重远同志商榷》,《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严钟奎:《也论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保守和彻底》,《暨南学报》,1983年第1期;龚敏:《论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比较之相对性》,《天津师大学报》,2000年第2期;李洪图:《评布林顿的法国革命史观》,《史学集刊》,1988年第4期;刘梦:《法国大革命中的女权》,《世界历史》,1993年第4期。

收稿日期:2010-05-10

作者简介:刘书增(1970-),男,山东冠县人,历史学博士,邯郸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世界近现代史、世界现代化进程。

本主义发展起了什么作用。在英国,剥夺小农为以后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而在法国,革命造成的小农土地所有制不仅严重阻碍了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且作为一个阶级长期存在的法国农民,经常站在保皇主义和教权主义一边与进步势力作斗争,起了消极的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英国革命比法国革命更为彻底^{[2]47-51}。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衡量“保守”和“彻底”的客观标准,不仅应该看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摧毁封建主义的程度,而且还需要作进一步的具体分析;既要考虑到新的生产力和旧的生产关系的矛盾,也要考虑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化情况。从土地经营方式方面的比较来看,英国革命比法国革命彻底;而从土地所有权的转变情况分析,法国革命比英国革命更为彻底;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化情况来看,法国革命对土地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国封建经济的基础,同时又推翻了君主立宪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同英国革命时期长期议会片面地取消骑士领地制度和革命后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保留较多的封建残余相比,结论应该是法国革命比较彻底,英国革命比较保守^{[3]106-108}。

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论证法国革命不是彻底的革命,如李洪图在《评布林顿的法国革命史观》一文中提出,衡量革命彻底与否的标准应以客观的社会后果为依据,而不能以革命所采取的形式来判定。从这个角度来看,“最激进的革命不一定是最彻底的革命,显示出温和外观的革命并非就是不彻底的革命”^[4]。而刘梦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女权》一文中认为,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法国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因为法国大革命所推崇的“人权”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是“男权”的代名词,革命期间的基本法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而,法国大革命的任务只是完成了一半,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它彻底扫除了封建参与,但是从全人类的角度看,它只解放了人类的一半—男性,人类的另一半—女性仍处于无权的地位^[5]。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

二

判断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是否彻底,首先要明确资产阶级革命较为彻底的标准是什么。从上述我国学者对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彻底性的探讨中不难发现,以往的学者大多是从革命的形式、摧毁封建主义的程度或者对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作为判断革命彻底性的标准。其实,这些判断资产阶级革命的标准可以归结到一点,就是要看资产阶级革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近代社会的发展主要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化进程。

那么什么是现代化呢?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于现代化的含义也迄无定见,最常见的看法有:(1)现代化就是“西化”或“欧化”;(2)现代化就是工业化;(3)现代化就是富强化;(4)现代化就是创新与效率化。我国著名学者罗荣渠先生在总结了西方学术界对于现代化的主要看法之后认为,现代化可以理解为18世纪后半期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一个世界性发展进程,或称全球性发展趋势。这个进程可以有广义的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具体地说,这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推动力,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社会组织与社会行为深刻变革的过程。狭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第三世界经济落后国家的发展进程^{[6]100-102}。而尹保云认为,现代化即是现代性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三个层面的增加和扩展^{[7]5}。杨豫则认为,现代化可以看做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的互动过程^{[8]7}。从以上学者的论述中可以得出结论,资产阶级革命在现代化进程中要完成的任务是在政治上推翻封建专制代之以代议民主制,经济上为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奠定基础,思想文化上民主观念深入人心等。所以,判断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是否彻底的标准,就要看它是否完成了这几项任务,或者是否为完成这几项任务奠定了基础或者创造了条件。

明确了判断资产阶级革命是否彻底的标准,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在这几个方面是否符合革命彻底性的标准。

首先,从政治方面来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上完成了从封建专制向代议民主制的转变。1649

年1月,当议会彻底战胜国王时,议会通过决议说:“在上帝之下,人民是一切正当权力的来源;在议会里集会的英国下议院是人民选出并代表人民的,在本国有最高权力。”^{[9]37}“光荣革命”以后在形式上虽然采取了君主立宪制,但通过“权利法案”、“叛乱法案”、“三年法案”、“嗣位法”等法案,确立了议会权力高于王权的原则。在政治实践中,国王的权力不断削弱。安妮女王虽然经常参加内阁会议,但对内阁会议讨论的问题从不加以实质性干涉。到汉诺威王朝时,内阁完全把实权揽在自己手里,国王不出席内阁会议逐渐成为惯例。1714年以后,国王从来没有否决过内阁会议的决定^{[10]141}。到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时期,国王仅剩三种微不足道的权利:被咨询权、鼓励权和警告权。凡属议会通过的议案,女王总是毫无例外地签署。英国国王终于沦为“统而不治”的虚君^{[11]309-310}。这说明,英国革命后经过几十年的政治实践,君权神授和君主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再也恢复不起来了,实际上确立了代议民主制。而法国大革命期间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成立了共和国,颁布了较为民主的宪法,但是法国为选择君主制抑或共和制,足足花了81年的时间,其中只有16年是共和(内还包括名为共和,实为拿破仑一人独裁的政府)。而最终建立起来的第三共和国则是一个“没有王冠的王国”^{[2]49}。可见,法国并没有真正确立代议民主制,特别是雅各宾专政期间和拿破仑时期,个人独裁取代了民主,而复辟的波旁王朝并没有真正确立议会高于王权的代议制民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国革命不如英国革命彻底。

第二,从两国革命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而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1643年3月的土地法令对反对议会并直接、间接支持国王的“破坏分子”的土地加以扣押,颁布法令将这部分土地出卖,大部分落入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之手;1646年2月24日颁布的法令解除了土地所有者对国王所负担的封建义务,使新的土地所有者的地产成为享有充分自由支配权的资产阶级地产^{[10]113}。1652—1655年王党分子的土地出售过程中,农民所得微乎其微,仅占其总额的3.62%,而从1647—1659年大主教出售的土地每起平均价格为911英镑,这样高额的价格非一般农民所能问津^{[12]66},而且革命期间停止了关于禁止圈地的立法,进而通过议会颁布圈地法案规范了圈地的程序,使圈地运动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为小农经济向现代大农业的过渡提供了条件,从而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而法国大革命的土地法令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君主立宪派时期把没收的教士和贵族的土地大块拍卖的方式进行出售,有利于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购买土地;吉伦特派时期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或出售,有利于农民购买土地;而雅各宾派时期的土地法令又前进了一步,地价分十年付清,更有利于农民获得土地。根据各种现有资料来看,在法国革命拍卖土地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获利最大,如在凡尔赛地区,6/7的出售的国有财产都为资产阶级购得。在圣奥梅尔和费尔泰—贝尔纳尔,资产阶级分别购进了80%和90%的教会财产。和英国革命中农民获得土地微乎其微不同,法国农民在拍卖国有财产的过程中也得利非浅。如在法国东部和北部,农民得以购进大量土地,在北部,52%的土地为农民获得^{[12]67}。可以说,法国革命以比较民主的方式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对于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获得农民的支持具有重大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小农经济并非是资产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而是从传统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向现代资本主义大农业过渡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把土地分给农民形成的小农土地所有制,一方面把大量农业劳动力束缚在小块土地上,不利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另一方面,农民拥有的小块土地不利于农业机械化等农业技术的改革,不利于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造成法国经济长期落后于英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更有利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

第三,从思想角度讲,也很难说法国革命比英国革命彻底。我们知道,在英国革命中确立了议会权力高于王权的原则,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的时候是以“暴君、叛徒、杀人犯和我国善良人民的公敌”的罪名,国王地位在人们的观念中已降低到国家和人民之下。经过“光荣革命”,新国王是在种种条件限制下登上王位的。于是在人民的思想里,判断一个人的政治行为,已经不是看他们对国王个人的态度,而是看他们对国家的态度。因此,在英国革命前后的数十年间,英国人的公民意识大大提高。在法国革命中,虽然《人权宣言》明确了人的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即自由和平等,巴黎公社也下令在公文中和讲话时不准再称“先生”,一律改称“公民”,但是在革命实践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的领导人集权的观念仍然非常严重,特别是雅各宾派专政采取的恐怖政策,不通过审

讯,仅凭革命委员会的认定就可以确定一个人的嫌疑犯身份,深刻表明了这一点。而拿破仑之所以能够建立第一帝国就是依靠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心目中的帝国观念。甚至直到第二共和国时期,拿破仑三世之所以能够当选总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农民心目中残存的帝国观念和拿破仑一世起了一定作用。从这一点来说,法国革命并没有在最广大人民的心目中,特别是农民的心目中确立现代公民意识。从这个角度来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比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更有利于人民思想意识的转变,更有利于社会的转型。

综合以上分析,我个人认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更有利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也就是说,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分析,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比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更为彻底。

对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彻底性的分析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甚至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必然的发展趋势,所以,对于一个以农业社会为主的国家来说,要积极地为社会转型创造条件。首先,在政治上,积极地推进制度创新,为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创造条件;其次,在经济上,一方面推进农业的改革和进步,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率,为农业的转型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既可以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也可以吸纳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推进农业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再次,通过制度创新、教育改革等手段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推进人民思想观念的更新,向更有利于社会转型的方向转化。

参考文献:

- [1] 周一良,吴于廑. 世界通史(近代部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 [2] 金重远. 论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保守”与“彻底”[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4):47-51.
- [3] 管佩韦. 也论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保守”与“彻底”——与金重远同志商榷[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105-109.
- [4] 李洪图. 评布林顿的法国革命史观[J]. 史学集刊,1988(4):43-50.
- [5] 刘梦. 法国大革命中的女权[J]. 世界历史,1993(4):12-19.
- [6]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版)[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7] 尹保云. 什么是现代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8] (美)西里尔·E·布莱克. 比较现代化[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 [9] (英)阿·莱·莫尔顿. 人民的英国史[M]. 北京:三联书店,1975.
- [10] 吴于廑,齐世荣. 世界史·近代史编(上)[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 [11] 阎照祥. 英国政治制度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12] 金重远. 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中土地问题的对比研究[J]. 史林,1990(3):65-70.

责任编辑 张颖超